

巴西电影资料馆的“火劫”

文 / 胡续冬

关注拉丁美洲文化的朋友们都会记得，2018年9月2日，有着两百年历史的巴西国家博物馆被大火吞噬，博物馆所寄身的里约热内卢巴西帝国时期的皇室建筑和馆内90%的藏品都被火焰从人间彻底抹除了。这对于一个只有500多年有文字记载历史、需要大量博物馆藏品拓展历史记忆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然而，人类世界总是这么残酷，巴西国家博物馆被火烧的悲剧才过去不到三年，相似的悲剧再次发生。2021年7月29日，位于巴西圣保罗的巴西电影资料馆的一个重要库房又发生了火灾，损失惨重。

巴西电影资料馆是负责保存并推广巴西视听产品的文化机构，收藏有25万卷电影胶片 and 一百多万份与电影相关的资料，包括剧本原稿、海报、许可证和邀请函等等，其影像藏量为拉丁美洲诸国之首，也是全球同类机构中规模最大的几家之一。它的历史也很悠久，其创始人保罗·埃米利奥·萨勒斯·戈麦斯是巴西文化界的传奇人物。

保罗·埃米利奥在20世纪30年代还



是圣保罗的一名中学学霸时，就因为思想激进，经常参加巴西共产党领导的各种革命活动，上了反动政府的“黑名单”。

彼时的巴西右翼总统热图利奥·瓦加斯在残酷打压巴西共产党，连普通的左翼热血青年也不放过。1935年，年仅19岁的保罗·埃米利奥被捕入狱。在狱中被关押了14个月之后，他和其他16名狱友协作，在监狱里挖了一条10米左右长的隧道，成功越狱，传奇得堪比电



影。之后他流亡去了法国，接触到了前一年（1936年）刚刚建立的法国电影资料馆。

保罗·埃米利奥在巴西读书时就一直对新锐文化很感兴趣，他所生活的圣保罗本身就是巴西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的发源地，划时代的“圣保罗现代艺术周”给这座城市留下了丰厚的现代主义文艺底蕴，他本人也在中学以来的各种文化活动中，结识了20世纪20年代巴西现代主义文化的几位领军人物，比如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

保罗·埃米利奥的巴西现代主义审美底色和法国电影资料馆一拍即合，他在那里迷上了电影，甚至还托人介绍到里面打工。在法国电影资料馆，保罗·埃米利奥意识到了收存影像资料的重要性，他下决心在结束流亡回到巴西后，也要在巴西建立一个相似的机构。

革命青年果然有强大的行动力，1940年保罗·埃米利奥回国后，还在圣保罗大学哲学系读着本科，就建立了被视为巴西电影资料馆前身的圣保罗第一电影俱乐部。1946年，他再赴巴黎深造电影理论，结识了世界电影理论与批评

领域的一代宗师安德烈·巴赞，回国后他将圣保罗电影俱乐部升格为圣保罗现代艺术博物馆里的电影分部。1956年，该电影分部最终从圣保罗现代艺术博物馆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巴西电影资料馆，后隶属于巴西联邦政府文化部视听秘书处。

保罗·埃米利奥充分地利用巴西电影资料馆实现他的巴西电影“去殖民化”的构想，他还在巴西利亚大学、圣保罗大学建立了完备的电影专门人才培养体系，为巴西的电影工业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

也许是因为巴西电影资料馆自诞生起就有着强大的左翼文化基因，巴西现任的极端右翼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一直在刻意忽视它的存在。这次的火灾被巴西文化界人士普遍认定为一次人祸，根源在于博索纳罗政府对电影资料馆在财务上的粗暴“弃养”导致后者缺乏最基本的安全维护能力。

火灾发生前的7月初，巴西联邦检察官古斯塔沃·托雷斯已经就联邦政府对电影资料馆的“财务扼杀和行政遗弃”正式起诉了联邦政府相关部门。



2018年，联邦政府仅为电影资料馆提供了160万美元的财务支持，2019年又削减为140万，2020年则完全断供，还逼迫该馆解雇了40多名负责保存藏品技术人员。

其实，电影资料馆里的藏品本来就比较容易受灾。早在1957年，巴西电影资料馆就因为硝酸纤维素薄膜自燃，经历过第一次火灾，后来，1969、1982、2016年该馆又先后遭遇过“火劫”，这次失火的仓库去年还曾被洪水淹没。资金到位时尚且如此“多灾多难”，更别提在完全“断供”的情况下了。

以敢言著称、在抗疫问题上屡屡怒

怼博索纳罗的圣保罗州州长若昂·多利亚在火灾发生后第一时间站出来谴责了博索纳罗政府，认为是联邦政府一手制造了电影资料馆的悲剧，是“对巴西文化犯罪”，如此继续下去，“巴西民族文化将逐渐消亡”。

经常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上为巴西赢得荣誉的知名巴西导演小克莱伯·门多萨·菲里奥说：“20多天前在戛纳电影节上我就说到，巴西电影资料馆状况堪忧，为了不让它成为下一个火中的国家博物馆，政府该做什么了！然而他们还是什么都没做。这根本就不是意外，一切都在意料中。”